

历史的公正

上

钟敬文◎著

青年读本

肖青迥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历史的公正

钟敬文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
年
好
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公正/钟敬文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20-6

I. 历…

II. 钟…

III. 社会科学—随笔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517 号

历史的公正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5 字数 339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20-9/C·28

定 价:90.0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青
年
文
学

目 录

记人篇

记找鲁迅先生	3
鲁迅纪念	7
怀林和靖	10
尚仲衣教授纪念（二篇）	17
我们不能忘记的人（节录） ——追怀诗人柯仲平同志	28
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节录） ——回忆彭湃同志	33
悼朱佩弦先生	36
一个榜样·一篇宣言 ——追悼朱佩弦（自清）先生	45
忆郁达夫先生	53
郁达夫先生的印象	63
人民的歌手（节录） ——回忆冼星海同志	69

目
录

回忆林海秋烈士	74
林林与我（节录）	78
悼念绀弩同志	83
纪念民间文艺家老舍先生	92
纪念阿英同志	96
回忆黎锦熙先生	104
敬悼俞平伯先生	109
增田涉教授的周年祭	118
回忆谷柳	127
悼径三	133
清水伙友	138
陶元庆先生	142
悼西薇君	149
人间难得万夫雄	154
旧事一零	
——忆爱罗先珂君作	158
记一个台湾人	161
潜初去后	166
学艺界中的女强人	
——回忆廉晓春同志	168
一位具有现代理想的女性	172
春长在	
——敬悼冰心女士	178

青
年
年
代

书话篇

谈读书	187
谈买书	194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203
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208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 ——他逝世三周年	213
罗曼罗兰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见解	217
纪念托尔斯泰	221

旧事篇

从“五四”时期的情况说起	229
忆社戏	234
谈雨	236
想起五坡岭的母校	239
记“创造社出版部分部”	243
过去生涯的轮廓画	247
我的自叙	253

随笔篇

孙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夜	265
------------------	-----



目
录



“五四”——我的启蒙老师	269
关于“风雨茅庐”	275
教师节感言	279
我愿做培花的泥土	283
坪石随笔三则	289
岁尾年头随笔	299
岁暮述怀	305
小汤山随笔（二则）	310
成都去来	315

创作篇

我写诗的经过

——《海滨的二月》自叙	323
-------------------	-----

我与诗

——《脚印》自序	326
----------------	-----

我与诗论	330
------------	-----

我与散文	342
------------	-----

试谈小品文	355
-------------	-----

写作小品文的经历	360
----------------	-----

关于诗歌的断想	364
---------------	-----

寸铁	376
----------	-----

治学篇

充实专业的必需知识	397
认清专业对象的性质	407
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	412
读书与治学	424

序跋篇

《诗心》自序	437
《战地报告文集》序	440
《西湖漫拾》自叙	446
《荔枝小品》题记	451
《天风海涛室诗钞》跋语	454

文化篇

民俗文化学发凡	459
关于民间文化	491
民族的下层文化	495
大力保护民间文化	502
传统文化应该受到重视	508
民族民间文化的收集保存与新文化创造	512

中国人类学发展中的一块里程碑	516
----------------------	-----

回顾篇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	525
------------------	-----

《中国民间传承文化学文集》导言	557
-----------------------	-----

附录

编后文

记人篇

记找鲁迅先生

前天五点钟的时候，我从市里回来，见案上有邮件数起，顺手把颉刚先生从厦门大学寄来的一封信，先行拆看。原来是报告鲁迅先生将来粤的消息的。其词略谓，伏园君已经在两礼拜前赴粤，曾晤过否？鲁迅先生将于十五号（按来信是十一号写的）启程，想旬内你们定可相见。（颉刚所以告我这个消息，大概因为两月前，我曾去信问他“鲁迅先生是否要来粤”的缘故。）

我读了，自然非常高兴，巴不得早点天亮，可以到市里去找他——为什么要找他？一方面，想对他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时代的战士表示诚意的欢迎（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特别佩服，比起他在文艺上的成绩来，尤其在于他那激进的不屈的态度上），另一方面，是借此瞻瞻风采，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

昨天，早餐后，我就匆匆乘电车“过海”（渡珠江）。到了市里，邀了一位姓蔡的朋友（他是中山大学医科的学生），同到中大去询问，心想，他即使不在那儿，也可以得到关于他住处的消息。谁知实际竟使我大大的失望。

最初到政治训育部去探询，里面的人说不知道有这么

一回事。后来又到底务处去问。结果是听到那位老头儿，说了下面几句很坚决的话：

“有新的教职员来，我准是知道的。这几天实在没有姓鲁或姓周的（我们开始说鲁迅先生，因为怕他不懂，又补说了“周树人”这个姓名）外江人到校”。

我们只得说了一句“不该”，退了出来。

这时我心里怪闷闷的。在万人如海，围巾和旗帜齐飞的操场里（群众在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呆立了一会，默默地和蔡君同到昌兴街的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

后来，又和超华弟（他姓饶，是位青年诗人）在十字街头跑了一阵。结果同坐上黄包车，到西关十三甫找梁式去。五点钟以后，我们三个人围坐在西施酒楼的一个小房里，你一句文艺，我一句革命，他一句恋爱，……在那里大肆其谈锋和酒兴。

不久，超华晕醉了，把他藏在心坎深处的情史一页一页地向我们翻开。我也有些醉意。倒是老梁还清醒着。……离开那小房子下楼时，我和老梁同扶掖着超华，使我突然想起了故乡常演的那出狄皇亲（青）喝醉后，太监扶着他东歪西倒走路的戏来，心里不禁暗暗地笑着。

我们分手时，约定明天上午九点钟，在创造社出版部分部会齐，再一同去找鲁迅先生。

今天，上午十点钟，我们到了中大，虽然询问了一些人，仍然没有确实回答。但是，不久，就在大楼的甬道上

遇见了孙伏园先生。孙先生身矮而丰须，其面貌和《伏园游记》封面上的画像没有什么差别。

他把我们延到他的寓房。我们急忙问他：“鲁迅先生现在住在哪里？”他说就在邻房，但此刻还未起身。

我们谈论了起来。起初当然是些寒暄话，接着渐渐畅谈起来。既由天气而冰雪，由冰雪而教科书，复由一般刊物而《现代评论》，而《北新周刊》，……东牵西引，蔓延不休。

正在畅谈之间，渐渐听得隔房有上了年纪的人的咳嗽声。我们都注意地听着，心境感到无上的严肃。过了一会，孙先生引鲁迅先生出见我们。这个初次的印象，我不免要来描述一下，尽管我不是个小说家或传记家，而且所记的，也不过是些浮浅的外观。

鲁迅先生，他穿着一件灰黑色的粗布长衫。脚上着的是绿面树胶底的陈嘉庚工厂制造的运动鞋。面部消瘦而苍黄，须颇粗黑。口上衔着枝已经燃掉了半截的香烟，态度从容。虽不露笑脸，却自然可亲，不像他老人家手写的文章那么老辣。

大家一阵客气话过后，就随兴倾谈。鲁迅先生谈起厦大此次的风潮发生的内幕，深致叹于该校前途的绝望。先生又提到《现代评论》，说久没有看见该刊，不知它近来态度怎样。我答他，现在也渐渐赞成国民政府，像要革命起来了。先生笑话道：“这样善变，真没有法子呢！”

梁式请他今后常为《国民新闻》的副刊写文章。他说，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兴趣；二、新到和语言不通的关系，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就是为此。

先生说话颇富趣味。当我们谈到有个学校，学生上课室去要坐车的事情。他说：“那么，教授们要坐飞机了！”

我们的谈话很不少，在这短文里不一一记述了。

当时访问鲁迅先生的来客里，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一位黄尊生。他的来意，是要请鲁迅先生明天去赴他们欢迎一个周游世界的世界语学者（德国人，姓名记不太清了）的集会。我们也约定他和伏园先生明晨到大观茶楼去谈聚。

当我们告别了鲁迅先生之后，走到校门口，却碰见了甘乃光先生。梁式把会见鲁迅先生和请他为副刊写文章的事，告诉他（他当时是《国民新闻》的负责人并在中大政治训育部任职）。他笑说道：“不错，把文艺复兴起来！《国花》（副刊）的名称也可以改一改。”

我这篇找鲁迅先生的记事，就这样结束了。至于明天欢叙的情形，让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青
年
年
志

鲁迅纪念

过去十二年间，我差不多很少在文字上提到“鲁迅”这个庄严的名字。这不是由于轻忽，而是由于虔敬。实在的，我要具备了多少的敬意——以至于勇气，才敢提到他。

此刻，拿起笔来，我正满怀着“朝山者”的那种虔诚，同时又深感到向荒山辽海去冒险的那种恐惧。（我怎能够担保自己一点不减损他的庄严！）

首先叫我们记起的（其实，他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脑海），是战士的鲁迅。这太使我们感动了。因此反而难于做适当的述说。实在的，我们用心灵去感受或默颂，要比述说容易得多。

从《新青年》时代起，直到他去世的日子，他的那管廉悍锋利的笔，揭开了多少封建文化的脓包，剔去多少绅士洋奴们的假面！在文化斗争上，好像他那样战斗力的强烈，战斗性的坚韧，以至于战斗效果的辉煌的，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学术界实在很少见到！

为着实现未来社会的理想，鲁迅的战斗和成就，并不限于攻击方面。他是“攻击”的战士，同时也是“保育”的战士。短短二三十年的作战时间中，他给我们培养了多

鲁
迅
纪
念

少文化后备军，给我们留下多少健康珍贵的文化食粮！“攻击”和“保育”，是他战斗的两个方面——两者从同一源泉出来，而又汇合到同一的海洋里去。

有人以为鲁迅的战斗，是一种“斗狠”的性质，这固然很荒谬；又有人以为他的战斗只是“破坏性”的，也糊涂可笑。鲁迅为着崇高理想而战斗。而他的战斗，是破坏的而又建设的。

其次，我们不能忘记鲁迅是一位杰出的创作家。他那两卷很早就刊行了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赶过它。它们写作得那么早，却成就得那么高。只这一点，就够确定他在中国近代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了。即使鲁迅没有别的方面的贡献，他也已经可以不朽的。可是，鲁迅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业绩不限于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多方面的业绩被一个“中心”贯穿着，那就是——要使人民大众生活得自由、富足而且有良好的教养的庄严理想！他的杂文，他的小说，他的翻译，以至于他的一切社会文化活动，都可以说是环绕着这个“中心”的。他不是平常意义的作家。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社会学，他的政治学，他的攻击和保育的武器。这与其说是“特殊的”文艺，还不如说是“最本质的”文艺。因为正像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所说的：“文艺在本质上是战斗的。”

纪念鲁迅，是我们的义务。而最有力的纪念方法，是继承死者的事业和尽量发挥他的优越精神。